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4月26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□ 美编：陈丽明
□ 编辑：向平

【书里书外】

姐姐向左，姐姐向右

□ 钟倩

我对姐姐的天然亲近或渴慕，就像对指甲油、小耳钉的爱不释手，拥有本真的欢喜和靠近。看完电影《我的姐姐》，女友英子第一时间发朋友圈，“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，可惜只能下辈子了，还是继续当大姐大吧。”影片中姐姐安然的一句台词直戳心灵，“我那么努力的生活，是希望有一天，站在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，你们能说一句：我的女儿还是不错的。”活得尊贵一点，活得体面一些，是每个“她”的心愿。

女作家邵丽长篇小说《金枝》着实令我震撼，她写的是由同父异母姐姐所引发的家庭悲剧。作为独生子女，我最抵触的是论辈称呼和亲戚关系，而作者交付的是以自己真实经历为样本的家族复杂精神图谱，随手打开，却总能找到共鸣之处，触摸到“嗵嗵”的心跳声，叫人不禁感叹：亲情这条大河无论多么曲折和迂回，又望不见头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基因这根隐性绳索的相互牵拉——谁也逃不过家族的制裁，谁也离不开亲情的滋润。

小说开篇，由周语同父亲的葬礼拉开大幕，那场面攥人心魄：“整个葬礼，她自始至终如影相随地跟着我，吃饭坐主桌，夜晚守灵也是。我守，她就在不远处的地铺上斜欠着身子，用半个屁股着地，木愣愣地盯着我。我去宾馆休息，她立刻紧紧跟上，亦步亦趋。她根本不看我的脸色，也不听从管事人的安排，仿佛她不是来参加葬礼，而是要实现一种特殊的权力。”长年紧张的对峙关系和盘托出——一个是城里长大的著名艺术家周语同，一个是农村长大的姐姐周拴妮，因为父亲的葬礼再次碰面，恍若翻动板结的历史一样，重新进行情感清算，将多年暗中的亲情较量摆到桌面上进行“公审”。

原来，周语同的父亲周启明当年在老家订过一门娃娃亲，家里的长工庆凡替他接亲，把媳妇穗子娶回家。解放后周启明果断离婚，但是穗子不离家，死也是周家的人。后来，周启明在城里结婚，穗子的女儿周拴妮从乡下进城认亲，从此藕断丝连的关系又接上了头，从此周语同多了个姐姐。周语同的母亲朱珠选择忍耐，在忍耐中接纳，这一忍，横跨三代人的成长；周语同呢，既忍耐也委屈，她不满于拴妮母女俩的侵占，每逢放假进城都大包小兜往家搬；更多的是对亲情的“绑架”。葬礼结束，围坐吃饭时，周拴妮提出女儿周雁来考上研究生需要钱，周语同当即从包里掏出两万元，多年郁积的矛盾爆发，压在她心里的那盘石磨就这样被卸下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“现在，我爸死了，他也算你妈的爸？我爸给了你妈生命，这没错，可你先问你妈，她到底孝敬过她爸什么？”“是的，我无论做什么，都无法改变那个女的是‘我的姐姐’这样一个现实。”大多数时候，姐姐是家庭的顶梁柱，属于撑门面的女汉子，作者刻画的周拴妮独具一格，偏偏是个讨债的女人——一个“拴”字，一语双关，意为把命运拴在周家的家族命脉上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然而，周语同从愤怒到忍耐，再到接纳，本身也是成长的过程。她一直在补偿拴妮及她的孩子们，努力弥合他们之间的代际裂缝，但是她在付出的同时，也在被误解和被亵渎。

先说拴妮的女儿周雁来。周语同动用资源为她设计人生，让她吃住在

自己的独生女林树苗家，先考公务员，在北京开开眼界，然后继续考博，或直接考取注册会计师，将来推荐她进大公司。到头来，周雁来独辟蹊径，偷偷考上郑州银行，提前工作。对周语同来说，这不啻一记耳光重重甩在脸上，“在我的潜意识里，难道不是试图通过这个孩子，洗却几十年来周拴妮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塑造我的以德抱怨的拯救者的形象吗？”与其说周雁来刺伤了她的自尊心，不如说她与周拴妮之间的隔阂仍在代际传播，难以扭转。再说自己的侄女周小语，自幼跟着她学画人物画，十几岁便能给杂志画插图，后来考入中央美术学院，周语同以为自带艺术气质的周小语定会走艺术这条大道，“只要听我的，你的未来我会替你安排”。结果事与愿违，周小语遭遇老公出轨，离婚后带着五岁的女儿回到娘家，走向堕落。周语同恨铁不成钢地怒斥道，“你怎么就不能学学我？怎么就不能继承点周家的血性？”她曾给侄女画过一幅肖像画，明眸皓齿，天地一新，起名《金枝玉叶》。谁能想到，“金枝玉叶一旦遭摧折，比普通的一枝一叶更不堪”。周语同对后代提携的再次失败，也是自我的失败。

每个女孩都是金枝玉叶，但是，谁也无法逃离封建残余和男权思想的隐性侵蚀。因此，鲁迅“救救孩子”的深情呼告还在，曹雪芹为女儿们含泪写下的“忏悔录”还在，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强势者如周语同，她少年时挨过父亲的暴打，对此记恨在心，长大后又替父母补偿姐姐周拴妮，这个时候她会自动开启内心的补偿机制，半辈子的努力不过是寻求被重视和被尊重，用尊贵的身份进行反击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我是要用我的好，证明他们有多不好。”然而，她独独忽略了因果轮回，“我活成了过去的父亲，而林树苗活成了我。也许，人生就是如此的轮回吧。”

亲情，从来没有输赢之说，亦从来无法战胜，只能慢慢学会和解。如周语同从八旬老母亲那里受到的启迪，“母亲一辈子所谓的贤良大度，与世无争，其实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以不争赢万般……她用她的智慧固守一个男人，通过一个男人固守一个家，通过一个家固守整个世界。而我却浅薄地以为她是被蒙蔽，被欺骗，被伤害的那个人。殊不知，她正是用她的隐忍，用她的智慧，不战而胜。”作者采用穿插叙事策略，通过周启明的葬礼呈现周家三代人的恩怨和隔阂，以“故事中的故事”作为结尾，很是耐人寻味。周雁来写了篇文章《穗子》，在微信上发给姐姐林树苗，她不过是担心姐姐误解自己的姥姥穗子，而文章里藏着一个“彩蛋”：当年刘复来当上门女婿，高考恢复后，他要去参加高考遭穗子阻拦，穗子不惜撞破头住进医院。殊不知，刘复来是与数学老师的女儿施红升好上了。当老三周雁来读高中时，与施红升的女儿是同学，把施老师后来离婚的真相讲给姥姥穗子听。不言而喻，穗子之所以阻拦刘复来参加高考，不过是担心周拴妮重蹈覆辙走自己的路——林树苗看后把文章发到家庭群里，对周雁来说道，“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，都没辜负这一生！”

是啊，每个人都是家族的重要一环，姐姐们也是如此，在被误解和被伤害中跌撞成长，向左也好，向右也罢，都是为了好好生活，为了活出属于女性的一片天空！

【巴金在山东】

情谊

□ 高军

1951年第三季度，巴金作为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来山东开展工作，先从济南到青岛，又从青岛回济南，再从济南一路奔赴沂蒙山区。他的工作到老革命根据地去走访慰问，和文学并没有太多的关系，整个行程也没有安排文学活动。可是，作为著名作家来到山东后，巴金得到山东作家的热情接待，这让他感动而难忘，在心灵深处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。

7月26日中午，巴金下榻省政府交际处5号，第二天上午时任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的臧云远就来了，这是山东作家中第一个来拜访巴金的。臧云远是蓬莱人，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同年参加中国作家左翼联盟，编过杂志，发表、出版诗歌、剧本、文艺理论，译著多种。这天上午紧接着来访的是诸城人王统照（字剑三），他对巴金表达了欢迎之意。王统照与郑振铎、沈雁冰等是现代文学著名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，当时是山东文联主要负责人。1916年就发表文言小说，1918年在《妇女杂志》上发表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《纪念》。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《山雨》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觉醒，风格深厚、沉郁，影响很大。王统照年长巴金8岁，文学创作起步也早，巴金对他很尊敬。他俩还商定，28日下午山东省文联宴请访问团的文艺界人士。王统照想得很周到，翌日下午让即将陪巴金一起前往沂蒙山区的陶钝以及刘知侠、臧云远先过来，接大家去游览大明湖，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共进晚餐。由于是文艺界的宴会，气氛很活泼，巴金也喝了四五杯葡萄酒，沙梅还即兴在桌上唱了一段川剧。巴金多次向山东作家虚心了解山东的情况，以便于下一步开展工作。后来在一同去沂蒙山区的路上，8月8日晚上在沂水县城的宿舍院子里，巴金又请陶钝过来给讲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次大战役的情况，感到受益匪浅。

7月30日，巴金一行到达青岛，在市文联工作的作家江风，和市长赖可可、副市长王少庸一起到车站迎接。江风是栖霞人，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文化人，办报刊、办书店，后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，小说、诗歌、剧本创作都可圈可点。巴金一行在青岛期间，江风一直陪同。巴金在31日早饭后专门去了一趟市文联，是对江风热情陪同的回访和感谢。8月1日，巴金他们到青岛海军基地运动场，然后坐车去东海饭店，在那里见到刚就任不久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。这个时候，陆侃如、冯沅君夫妇也赶过来陪同。陆侃如是江苏太仓人，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，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。冯沅君原籍河南唐河，22岁时她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以《卷菴》为名的系列小说，深得鲁迅先生赏识，后在金陵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是新中国第一位一级女教授，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。他俩的到来，让巴金非常高兴，体会到浓浓的友情。

8月3日早上，巴金他们要乘火车到潍县，随后去沂蒙山区。一上车他们就遇到了于寄愚，又交流了一番。于寄愚是蓬莱人，1930年在上海任左翼美术家联盟总干事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回到家乡，以教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担任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文委书记，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，华东文联党组书记、秘书长等。先后出版小说集《石头奶奶》、长篇小说《一支不正规的队伍》和戏曲剧本《花芙蓉》等。作家遇见作家，有更多的话可说，他们在去潍县的车上一路交谈，直到上午12点多下车。于寄愚此行也是去基层参加走访慰问活动的。

8月20日晚上近12点，巴金才从沂蒙山区回到济南，同来山东的刘大杰给他送来两封上海来信。刘大杰担任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、中文系代理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。都说家书抵万金，文人之间更是惺惺相惜，互相理解。巴金深受感动，到凌晨1点多才睡去。

23日是巴金在山东的最后一天，第二天他们就要到苏北去。早上7点多骆宾基打来电话。巴金和骆宾基有一段很深的友情，骆宾基原名张璞君，珥春人，1933年到北京大学旁听，1935年回到珥春，后到哈尔滨，结识一批左翼文艺青年，知道了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和萧红的《生死场》在鲁迅扶持下出版，他循着“二萧”的足迹奔赴上海。长篇《边陲线上》经鲁迅指导，创作完成后经茅盾推荐准备出版，但上海战事一起，就耽搁下来。好在书稿保存下来，这部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，后于1939年11月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成为骆宾基的代表作。他还有长篇小说《幼年》、骆宾基短篇小说选及《金文新考》等。那个时候，骆宾基刚从人民日报社调来山东，任省文联副主席。他过来和巴金对接，既有个人之间的感情，也有工作上的联系。上午在省府参加汇报的空隙，王统照与巴金交流对李健吾文章的看法，两个人谈得无拘无束，很放得开，竟然说到“活泼有余，略欠扎实”等话题，体现出一片坦诚。晚上8点半，中共山东分局、华东军区所辖山东军区、省政府在交际处设欢送宴会，饭后举办舞会。在这个空隙，骆宾基又过来和巴金交流，骆宾基去后巴金和靳以继续观看跳舞表演。8月24日，巴金一行乘坐的火车是下午接近7点离开济南的，王统照、骆宾基都赶过来为他们送行。

这个秋天的山东行程，山东作家处处体现出尽地主之谊的真诚感情，让巴金深受感动，永难忘怀。